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Selected Stories
of Guy De Maupassant

〔法〕居伊·德·莫泊桑◎著
郑克鲁◎译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Selected Stories
of Guy De Maupassant

「法」居伊·德·莫泊桑◎著
郑克鲁◎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 (法) 居伊·德·莫泊桑著; 郑克鲁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125-0898-9

I. ①莫… II. ①居… ②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080 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作 者	[法] 居伊·德·莫泊桑
译 者	郑克鲁
责任编辑	宋亚珏
特约编辑	太井玉
统筹监制	文 钊
策划编辑	文 雯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	刘伊娜 程海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16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98-9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天才也是世中人

1850年，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小贵族家庭。据说他的父亲生性放荡，最终导致家庭败落。莫泊桑幼年时，父母便已分居。小莫泊桑跟随母亲迁到诺曼底乡下生活，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十三岁时，莫泊桑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天性自由、缺乏父教的莫泊桑，非常不适应这里的生活。1868年，他故意以一首诗挑衅学校，遭到开除。同年，他进入鲁昂中学，并从那里毕业。

中学毕业后，莫泊桑赴巴黎攻读法律专业。一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他随即应征入伍，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法兰西士兵。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他转业留在巴黎，成为海军部的一名职员。不久，他重新注册继续学业，直到成为一名律师。1878年，在父亲帮助下，他转到巴黎国民教育部工作。这一年，莫泊桑已二十八岁，整个青年时光都是在普法战争士兵和巴黎工薪阶层小职员的生涯里度过。时有惊心动魄，却又平凡普通，就像许多默默无闻的法国青年一样。

简略回顾莫泊桑的前半生，会觉得他这二十几年，夹裹在家族、国家和时代的潮流里，平平淡淡、不足为奇。但如果我们熟悉莫泊桑的小说，就会知道，这二十八年的生活，正是他日后不尽才思、几百篇作品的灵感源泉。他自幼受母亲熏陶，喜欢诗歌文学。早在中学阶段，他便与诗人布耶通信，向他请教诗歌写作。到巴黎后，母亲将他引见给了自己的朋友——福楼拜，这位当时已声名赫赫的法国文豪。福楼拜很欣赏莫泊桑，不仅在写作上给予他指导，还将他带入了巴黎文学圈。一个外省文学青年作者，就此结识了包括屠格涅夫、左拉在内的一代文学家。他写了一些并不出色的诗歌、戏剧、小说，虚心请教福楼拜等人，而他们，也以无私的态度，接纳和引导着这位年轻人。

灵感之源本已具备，写作技法日渐成熟，天才展露的时机终于到来。1880年，以左拉为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结集了一部描写普法战争的小说集《梅塘之夜》，其中收录了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一位爱国妓女的生动形象，击中了尚处在战争创伤中的法国人，莫泊桑以此名闻。此后，他找到了自己灵感的闸门，掌握了才思的密钥，许多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汨汨而来。他成为巴黎报纸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名声和财富，也随着一篇篇小说，向他涌来。

天才也是世中人，我们为莫泊桑的小说所感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是一个多么纯粹的作家，唯有纯粹和心无搅扰，他才能对

他笔下的人物精准刻画，入木三分。然而，毕生的经历、性情的缺憾，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生活。成名的负面影响，也如洪水猛兽。他享受着书写小说而带来的名闻利养，任由物欲享乐侵蚀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他融入上流社会，成为有钱阶级，购买别墅和游艇，花天酒地，追逐女人，成为巴黎文学圈里的风流名作家。

1876年，莫泊桑开始陷入人心绞痛和偏头痛中，后来更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随着病情恶化，他的写作也日渐颓废。从前那个冷静、不动声色就可以打动人的作家，正在生命的尾声里备受折磨、苦苦挣扎。因为疾病和情绪的困扰，他曾经四处漫游，无所安处，又企图自杀。他时而清醒，时而犯病，直到被送入巴黎的私人精神病院，并在那里不幸去世。时间是1893年，他将满四十三岁，成名不过十三年。

因为那些我们熟悉的小说，莫泊桑身陨名不灭，他被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在世界上和契诃夫、欧·亨利齐名。多年来，人们曾说莫泊桑在揭露、在讽刺、在痛恨，在无情地鞭答那些小说里看起来坏事做尽的人物，但是莫泊桑自己不这样看（参看莫泊桑《论小说》）。莫泊桑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也不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也不太像浪漫主义作家。去掉这些“主义”，他只是一个笔触自然、现实、浪漫的作家。或者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写真”的作家。他写生活的真、生命的真、战争的真、人性的真、灵魂的真。他将自己隐

藏在小说之后，真实冷静地描写、刻画着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写他们的好，也写他们的坏，他不曾跳出来赞美，也不曾忍不住批判，他只是如实呈现。这种真实无为的状态，抛却了情绪干扰，只是作家在展现、并且观照着那些他熟悉的生命、生活。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悯情怀，超越爱憎。在他最精彩的小说里，莫泊桑都真诚而不做作地对待每一个人物。

阅读莫泊桑，认识一些 19 世纪法国社会里各形各色的人物。我们能从文字里看到这些人的优点与缺点，体会他们的可怜、可笑或可敬。其鲜活生动，甚至比我们现实生活的人物来得更令人触动。我们都知晓在生活中应真诚无私与人相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生活里的人，就应该如何对待小说中的人。反之，省观我们是如何看待小说里的人，就会明白，我们本应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处境。如此，我们的阅读于个人成长才有真实的意义。文学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写照，这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物。面对不完美，我们是该去无情地痛恨、恣意地鞭答、执拗地对立，还是像莫泊桑一样悲悯地观照呢？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真诚地、毫无偏见地看待不完美的作家莫泊桑。他用他纯粹的笔，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自己的面目——他是人性模样的记录者。所以，他伟大不朽。

陈小曼

目 录

- 羊脂球—— 001
- 菲菲小姐—— 054
- 两个朋友—— 071
- 米龙老爹—— 081
- 一场决斗—— 090
- 索瓦热大妈—— 098
- 俘虏—— 108
- 皮埃罗—— 125
- 骑马—— 133
- 首饰—— 143
- 我的叔叔于勒—— 152
- 勋章到手了！—— 164
- 伞—— 172
- 项链—— 184

西蒙的爸爸—— 197

绳子—— 209

老人—— 219

一笔买卖—— 229

穷鬼—— 238

小酒桶—— 245

图瓦纳—— 253

修软垫椅的女人—— 266

月光—— 275

羊脂球^①

溃退的残军，连续好几天穿越城市。这根本不是军队，而是一些溃散的乌合之众。个个挂着又长又脏的胡子，军装褴褛，走路迈着软弱无力的步子，不打军旗，不分团队。人人显得无精打采，精疲力竭，提不起精神想一个主意，下一个决断，仅仅出于习惯往前走，但只要一止步，就累得倒下。尤其可以看到战时被动员入伍的人，这是些与世无争的人、安居乐业的食利者，被步枪压得弯腰曲背；还有一些年轻机警的国民别动队^②，他们动辄大惊失色，瞬间热情勃发，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逃之。

① 本篇首次发表于1880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合著），1885年收入同名短篇小说集。

② 1868年2月，尼埃尔元帅改编了国民自卫军，称为国民别动队，这支部队不属于正规军，却是重要的辅助部队；征兵时经过抽签，抽中者也可以出钱卖一个代替者。普法战争中，这支队伍显出缺乏纪律和训练的样子；巴黎郊外居民畏惧他们，甚于畏惧普鲁士人。

天天；然后，在他们中间，有几个穿红军裤^①的老兵，这是一场大战役中疲乏不堪的一个师的残部；同各式步兵混杂在一起的、脸色阴沉的炮兵；时而是一个龙骑兵闪闪发亮的头盔，他步子沉重，艰难地跟在步兵比较轻松的行进步伐后面。

接着走过一队队义勇军^②，分别有豪迈的称号：“战败复仇支队”“墓地公民支队”“视死如归支队”，士兵神情活像强盗。

他们的军官是以前的呢绒商或者种子商、油脂商或者肥皂商，出于形势成了军人，他们被任命为军官是因为有钱，要么因为胡子长，浑身披挂武器，身穿法兰绒军服，佩戴军阶饰带，说话声音洪亮，侈谈作战计划，口称唯有他们这些夸下海口的人以自己的肩膀支撑着岌岌可危的法国：不过他们有时害怕自己的士兵，这是一些十恶不赦之徒，常常骁勇过人，打家劫舍，浪荡成性。

据说普鲁士人即将进入鲁昂^③。

国民自卫军^④两个月来在附近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

① 法国步兵穿茜红色军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炮兵穿灰军装，龙骑兵的头盔有羽饰和饰鬃。

② 义勇军最早成立于1792年，驻守在孚日省；1867年在法国的主要城市照此模式重建义勇军，它不属于正规军；色当战役以后和巴黎围城期间，这支队伍起到重要作用，对普鲁士人有威慑力。

③ 鲁昂：法国滨海塞纳省省会，位于法国西北部。

④ 国民自卫军是由25岁至50岁的军人组成的护城部队。

有时误杀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弹一下，他们便准备战斗；如今他们早已返回自己家中。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军服，不久以前他们在周围三法里^①国家公路之内起威慑作用的一切杀人凶器，一时之间匿影藏形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刚刚渡过塞纳河，取道圣瑟维尔和阿沙镇，前往奥德梅桥；绝望的将军走在末尾，带着这些不相协调、衣衫破烂的士兵，徒唤奈何；一个惯于旗开得胜，论勇敢闻名遐迩，却一败涂地的民族，丢盔弃甲；将军自己也失魂落魄，由两个副官伴随，徒步前行。

再说，一片死寂和惊惶不安而又默默无声的等待早已笼罩着城市。许多大腹便便、做生意累得体衰力弱的商人，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到来，想到会把他们的烤肉铁钎或者大厨刀看作武器，便心惊胆战。

生活仿佛中止了；店铺关门户闭，街上悄无声息。偶尔有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唬住了，沿着墙根迅速溜过。

在忧心忡忡中等待，反倒使人希望敌人早点到来。

法军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几个枪骑兵，快马加鞭地掠过城市。过了一会儿，黑压压一群人马从圣卡特琳山坡上蜂拥而下，而另外两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纳塔尔的公路和布瓦吉约姆的公路上^②。这三支队伍的

① 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② 1870年12月初，一支25000人的普鲁士军队直扑向鲁昂，法军于12月5日决定放弃该城。

先头部队恰好同时会合在市政厅广场；普鲁士军队从邻近的所有街道到达，营队相继显现，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用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嗓音喊出的命令，沿着似乎死寂和空荡无人的房屋回荡，而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一双双眼睛窥视着这些胜利者，他们依仗“战争法则”，成为城市、财产和生命的主宰。居民躲在黑黝黝的房间里，惶惶不安，就像遇到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任何智慧和任何力量对此也无能为力。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安全不再存在，社会法律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受到无序和凶残的暴行蹂躏的时候，就会重新出现同样的感觉。把整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的地震，把淹死的农民连同死牛和冲走的屋顶木梁一起卷走的泛滥河流，或者屠杀抗击者、带走俘虏、依仗刀剑抢掠、在炮声中感谢上苍的耀武扬威的军队，这些都是可怕的灾难，动摇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全部信仰，以及人们教导我们的对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一切信念。

小批敌军分别去敲每家的门，然后消失在屋里。这是入侵后的占领。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对战胜者要和蔼可亲。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惧一旦消失，新的平静建立起来。在很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同桌吃饭。有时候，他很有教养，还出于礼貌，为法国喊冤叫屈，说是不得已

才参加这场战争。房主感谢他有这份情感；再说，有朝一日可能需要他的保护。迁就他兴许能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要完全依附他，那又何必使他不快呢？这样做并不是勇敢，而是鲁莽。——鲁莽如今不再是鲁昂的有产者的一种缺憾，如同这个城市负有盛名的英勇奋战的时代^①。——最后，从法国文明礼仪得出的最高理由，说是在自己家里对外国军人尽可以礼相待，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表现出亲热就行。在外互不认识，而在家里则随意交谈，普鲁士人每天晚上便更久地待在炉边取暖。

甚至城市也逐渐恢复了平日的气象。法国人仍然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军人在街上随处可见。再说，蓝色轻骑兵军官趾高气扬地在街上挎着偌大的杀人武器，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比起前一年在同样几家咖啡馆喝酒的轻装兵军官，似乎也并不显得更咄咄逼人。

可是，空气中总有点别的东西，不可捉摸，十分陌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氛，犹如一种无处不在的气味，像外敌入侵一样扩散。它充满了住户和公共广场，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口味，让人觉得旅行到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

战胜者索取金钱，多多益善。居民总是掏腰包；反正他们很富有。不过，一个诺曼底商人发财致富后，他若做

① 1431年5月31日，贞德在鲁昂被入侵的英国人活活烧死；1449年，英国人被逐出鲁昂。

出任何牺牲，看到自己的财富落到别人手里时，他就越是痛苦。

然而，顺流而下，在克罗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埃萨尔，离鲁昂下游二三法里的地方，船夫和渔民常常从水底捞出德国人的尸体，穿着军装，身体膨胀，被一刀砍死，或者被一棍打死，脑袋被石头砸开，或者从桥上推到水里淹死。河里的淤泥掩埋着这些默默无闻的、野蛮的却合理的复仇，这是不为人知的英雄业绩，无声无息地袭击，比光天化日下的战斗更加危险，却享受不到荣耀。

因为对外族入侵者的仇恨总是能激发某些大无畏的勇士，他们准备为一种理想而牺牲。

侵略者尽管把城市置于他们无情的管制之下，但是，据传他们在整个胜利进军途中犯下的恐怖罪行，在城里却一件也没有干过，因而人们终于壮起胆来。做生意的需要重新激励当地商人的心。有几个商人在法军依然据守的勒阿弗尔拥有大宗买卖关系，他们很想尝试一下，通过陆路到达迪耶普，再从那里坐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几个早先熟识的德国军官的影响，从总司令部弄到了一张离境准许书。

于是，为这次旅行预订了一辆四匹马驾辕的大型驿车，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下了座位，决定在星期二早上，黎明之前出发，以免围观。

曾几何时，地面已经冻得硬邦邦的，而星期一，三点钟

左右，从北方吹来大片乌云，下起雪来，不停地下了整个晚上和一个通宵。

凌晨四点半钟，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

他们依然睡眼惺忪，在衣服下面冻得瑟瑟发抖。在幽暗中互相辨认不清；沉重的冬衣十分臃肿，使他们的身体活脱脱像穿上教士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人还是彼此认了出来，第三个人凑了上去，他们聊了起来。一个说：“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也一样。”“彼此彼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会返回鲁昂，如果普鲁士人接近勒阿弗尔^①，我们就到英国去。”由于性情相似，他们的计划不谋而合。

可是马车还没有套好。一个马夫拎着一盏提灯，不时从一个黑黝黝的门里出来，旋即消失在另一个黑黝黝的门里。马蹄踢蹬着地面，马厩地上垫了草和马粪，蹬地声音减弱了一些，从房子深处传来一个男人对牲口说话的声音和咒骂声。一阵轻轻的铃铛声表明有人在搬动挽具；不一会儿，这铃铛声变成清脆和连续的颤响，牲口的动作使铃铛声变得很有节奏，时而停止，然后骤然一阵铃响，伴随着铁蹄敲击地面的沉闷响声。

门猛然关上了。声音全部消失。挨冻受冷的财主早已

① 法军一直占据着勒阿弗尔的阵地，勒阿弗尔在塞纳河口，是个海港。

沉默无言；他们一动不动，身体发僵。

绵延不绝的白色雪花织成的幕布垂落大地，不断闪烁发光；它抹去了万物的形象，撒下了一层冰苔；在隆冬笼罩下的宁静城市的死寂中，只能听到雪片飘落的隐约、不可名状的沙沙声，与其说是一种声响，还不如说是一种感觉，这是一些轻飘飘的细屑，仿佛要充满空间，覆盖住世界。

马夫拎着提灯又出现了，手执缰绳拉着一匹不乐意跟着走的弩马。他把马牵到车辕之间，系好缰绳，在马的周围转了好半天，确定马具安放稳妥了，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做事，另一只手上有提灯。他正要去拉第二匹牲口时，发现所有旅客纹丝不动地站着，身上落满了白雪，便对他们说：“你们干吗不上车呀，至少可以有个遮挡。”

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于是急匆匆赶过去。那三个男子把他们的妻子安置在车厢里面，然后也上了车；随即另外几个身影模糊和戴着面纱的人，在剩下的位子上坐下，彼此没有交换一句话。

车厢底板上面铺着麦秸，旅客都把脚插入麦秸里。坐在尽里头的几位太太，带着装好化学炭的小铜手炉，这时都点燃起来，好一会儿低声列举这种设备的优点，彼此重复早已晓得的事。

临了，驿车套好了六匹马，而不是四匹马，因为一路上拉车更难。车厢外有一个声音问道：“所有人都上车了